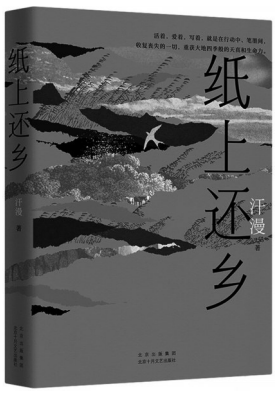
以语言返乡,给所有的异乡人

□王若水



《纸上还乡》汗漫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4年5月

汗漫的新作《纸上还乡》是一部故乡之书,献给这世上所有的异乡人。

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都曾把笔端朝向故乡。在汗漫既往的诗歌、散文中,关于故乡的歌谣早已经连绵不绝地唱起,只是他需要一次集中、专注、盛大的返乡之旅,不仅是返回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南阳盆地,更是回到浩荡苍茫的民族历史,辽阔永恒的自然天地。而这返乡的途径尤为重要,纸墨之上,方寸之间,以语言重建丧失的一切。纸上还乡,亦是回到语言的故乡,以写作重新辨认自我,为故乡赋形,抵达诗性的存在。这一返乡之旅完成后,对于作者而言,即便"我"不在故乡,而故乡在"我"。

与常见的怀人忆旧、触物抒情的故乡类主题散文不同,汗漫的书写背后始终浮现着对于"故乡"这一母题深沉的思索追问:我们为何需要返乡?故乡带给了我们什么?异乡之人如何在纸上重建故乡?在文中,类似的表达反复回响着:"在异地,一个人才能获得故乡""一个人离开出生地,在远方,才能获得乡愁和诗意""所谓故乡,就是亡故了的家乡,就是消失了的旧人物、旧时光、旧景象。"。可见,若想读懂"还乡",首先要洞悉"丧失"。

在巨变的时代里,在漫长的一生中,丧失不断发生着,人们远走他乡,快步向前,又向着自己的来处频频回望,"从前的山水城阙、世故人情,被崭新的建筑学、经济学、政治社会学,雨打风吹去",作者意识到,对于任何人而言,地理意义上的故乡都难以返回。许多人有着强烈的异乡感、过客感,因而"纸上"的返乡,即通过语言唤起对故乡旧时风物的感知、记忆,将漂泊的灵魂与安然宽厚的故土相连接,是迫切而必要的。

那么,纸上返乡,故乡赐予了我们什么?作者用诗性思维书写故乡的散文,缓步前行在南阳盆地的山川草木间,从烟火人家、花朵翕张处,重新感受语言的质地和生命。"宛然、宛如",是南阳大碗巨阔的盆地在头顶浮动;"针对"是女人们对衣衫、纽扣、棉被的细腻缝合,精心补缀;"走红"是公鸡在树枝上走出的一缕晨曦,"亮丽的风景线"是鸡鸣声中盆地群山峰顶渐次明媚的轮廓线。僵化干瘪、乏味泛滥的词语在故乡灵秀的山河中重获生命,作者在语言中重建纸上故乡,同时也在山野乡风的吹拂下抵达了语言的家园。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是我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

回到故乡不只是肉身的在场,更应该蜕去习惯和成见,俯身贴近大地,像最初认识这个世界一样,重新确立自己的言说方式。以写作者的敏锐穿越南阳盆地,汗漫得到了来自故乡的丰富启示。古朴的城门,像小说的开篇和定场诗;汉代石刻的简单稚拙,力透石背,寓意着写作应大度硬朗,以至简抵达真理;对玉石的探幽显微,意味着艺术品的创造是对被遮蔽事物的揭示。当所有说出口的语言都和大地上的万物相牵系连结,感知被唤醒,言辞确立了来处,那么人就可以在写作中确认自己,不再是漂泊无根的浮萍。

在广袤的历史时空中,故乡这片土地还有许多这样的言说者,曾用语言还乡,在故乡的土地上创造语言,作者有意寻访他们,跨越时空,延续故土语汇的浩荡星河。张衡的"愿言不获,终然永思"如星辰高悬在南阳的上空,指引后辈追寻自由的言辞,向着理想穷究不辍;诸葛亮为南阳卧龙岗留下了"三顾茅庐""鞠躬尽瘁"的注脚;台湾诗人痖弦的诗歌,回荡着南阳灯歌、民间谣曲的咿呀长调;何南丁的作品中有小水村的沉静悲悯,乔典运的小说散发着中原草木的葳蕤光线。作者思接千载,沿着故乡的文明漫溯,从个人还乡思考民族的还乡,一代代文人墨客在纸上重建故乡,汇集成汉语文明,古人曾在空无中创造新言辞,而今人却使用着庸俗泛滥的只言片语,丧失了敏锐的感知力。可见作者的返乡不是背对当下,而饱含着现实忧思,从言语的匮乏、机械,揭示当下人感受力的丧失和与故乡大地的隔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丧失田园、远离草木,在纷繁空洞语词包裹下的当代人,无论身居何处,都是面目混沌的"异乡人"。

因而作者反复重申写作对于"重建"的意义,在纸上还乡,即是采撷故乡大地上的灯火缔造诗性灵动的新语言,在语言中游走历史的苍茫,传诵麦浪的低语,画下河川细腻的波纹,回溯家族的生死绵延。故乡与写作双向赋能,对故乡的言说恢复了语言的质地,而语言像灯盏,照亮沉默的故乡。

汗漫的故乡书写不满足于游子对土地的深情告白,而以一个诗人的自觉,连通故乡之上历代写作者,在故乡历史与自我生命的交界处,创造言说故乡、确立自我的新言辞,收复生命的纯真与诗意,力图"让他乡异代的人,在阅读中遭逢自我和当下"。合上书卷,凝神谛听心中荡漾的故乡情思,我想,作者做到了。

胸中丘壑,中国山水画的情绪基因

□禾刀

《中国山水画对谈录》许钦松 邵大箴 郎绍君 薛永年 潘公凯 易英 朱良志 尹吉男 余辉 吴为山九位艺术史家、艺术评论家的对谈。对谈内容从回到中国山水画深邃的历史起点,再聊到古人为什么会从当初的人物画"移情"山水,后又到山水画与文人的紧密文化纽带,以及山水画与书法笔墨"尖、圆、齐、健"有着异曲同工的"四德"之功。对谈还比较了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的异同,即中国山水画创作者的士大夫阶层与西方风景画以商人为主体的区别。

中国山水画与古代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唇齿相依。士大夫是文人,但又与一般文人不同。"'士'首先是学问家,是儒家的'君子'、道家的'贤者',是有一定精神追求的一批人"。文人成为士大夫后,才能将文人身份与时代治理结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山水画欣赏与评价的话语权主体,士大夫的意见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山水画的创作走向。

古代文化的核心是诗性,所以,中国"山水画有一个核心的文学属性,那就是诗性。山水画家本身就像诗人一样,被某种诗性启发,然后通过艺术想象力,达到了'道'的境界"。谈中国山水画,必谈宗炳的《画山水序》。宗炳"喜欢游山玩水,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就把山水画在墙上,躺在床上看,名为'卧游'"。即便是中国山水画的启蒙阶段,宗炳对山水画的理解也并非限于奇山异水产生的视觉冲击力,而是坚信"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之理,认为山水画的创作本质是追求精神上的"悟道"。

道法自然。"道"是一种自然法则,同时也是人类认知自然归纳的结果。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哲学认识,所以中国山水画一开始就不是视觉具象的克隆式表达。近代著名画家李可染就曾直言,中国山水画"不与照相机争锋",所以中国画虽然有山有水,但又不是简单的山水,"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由于画作者的文人特质,常常自带诗性,所以,"中国山水画中有'话',画中有诗",这种诗性往往会浸润画作者的个人情绪与情怀。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书画鉴赏家余辉擅长从文人情绪角度分析。"我们的文人情绪不好了,或者失意了,就要到山里去隐居。而西方人情绪不好或者失意的时候,是到海边去,要看大海"。东西方个人情绪的外化表现方式,不可避免地投射到折射内心的画作之上。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山水画以山水内容居多,而西方风景画中大海题材更为普遍的原因所在。

中国山水画从来没有脱离过所处的时代,只不过不似西方风景画那般直接。北宋虽然经济发达,但北方侵扰不断。于是,士大夫愈发渴望拥有一种强大的"家国情怀",以抵御北方的入侵,所以那个时期的"画家描绘的山都非常伟岸,非常崇高典雅,有一种'浩然之气'"。自宋以降,"中国山水画的性质越来越向'非山水'发展;一片山水是一片心灵的境界,重点不在于表现外在的状态,而是要展现自己心中的独特境界"。士大夫对独特境界的追求,其实也是对现实的某些无奈,中国美术史家、美术教育家邵大箴认为,画山水画讲究"心境",讲究品德、品格,并不积极参与社会现实。

因之,中国山水画从来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山水镜像。或者说,胸中丘壑,更像是中国山水画的情绪基因。

让广袤大地上的文物活起来

□李超

《山海藏珍——如果连云港的文物会说话》连云港市博物馆 编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4月

文物,记录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历程,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它蕴含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近年来,连云港市认真贯彻落实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让丰富厚重的文物和文化遗产,日益成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重要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工作成效。在中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的组织指导下,由连云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连云港市文物局)具体策划、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研究等有关单位密切配合,突出重点,精选文物,精心制作的20集"山海珍藏——让文物活起来"系列短视频,通过各级网络平台向全社会宣传推介了一批连云港文物珍宝,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进一步增强了连云港历史文化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最近,以20集"山海珍藏——让文物活起来"系列短视频为基本素材编写的《山海珍藏——如果连云港的文物会说话》一书,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以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内容、多元的形式,向读者宣传连云港重点文物珍宝,讲述连云港重要文物故事,特别是有针对性地面向青少年读者,被列为中小学生校本教材,帮助他们揭开神秘古老的文物古迹之谜,以此感受连云港历史的神奇魅力和精神脉动。

"大圣故里,西游胜境""神奇浪漫之都"——连云港,一座镶嵌在黄海岸边的港口城市,以其独特的区域文化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历经数千年沧海变幻,形成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被称为"东方天书"的将军崖岩画,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石刻遗存之一,是最早反映原始农业部落社会生活的岩画,它反映了远古时期农业的发展,作为远古先民精神活动的见证物,体现了丰富的原始崇拜,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被誉为"华夏第一城"的藤花落遗址,包含了北辛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入选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开了东夷文明史的关键阶段——古国时期,是目前国内唯一具有内外两重城垣的龙山文化城址;被称为"九州摩崖第一尊"的孔望山摩崖造像,是我国发现最早,反映佛、道教题材的石刻艺术瑰宝,比敦煌莫高窟壁画还早200多年。位于连云港市花果山下的海清寺塔,是中国古代佛塔的巨构杰作,其现存塔身始建于北宋天圣元年,距今已经一千多年,史书记载该塔在1668年的郯庐8.5级大地震中安然无恙,说明宋代的建塔技艺达到了极高的水准。目前,连云港市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24处,其中国保9处,省保41处。文物不语,渊默雷声,这些熠熠生辉的历史遗存,都在向人们诉说着这块土地上古老的历史与灿烂的文明,都从不同侧面和领域反映不同时期和地域的特定历史现象,集中体现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认知审美能力和理想信念信仰,揭示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具有永恒的价值。

《山海珍藏——如果连云港的文物会说话》一书,以时间为顺序,分为东夷文明、秦汉雄风、唐宋风采、明清神韵四个部分,共精选了连云港市域内20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物古迹。书中对每一个具体文物古迹的介绍又分为"文物导览""词条驿站""苍梧讲古""悟空提问""博物创思"五个栏目,从考古发现、历史背景、相关知识、延伸文创等诸多方面,既追溯文物的前世与今生,更注重文物的活化与应用。与此同时,还配以拟人场景和手绘插图,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方寸之间,穿越山海,跨越古今,一揽千年。让人们通过文物古迹承载的历史信息,记得起历史沧桑,看得见岁月留痕,留得住文化根脉。让读者通过更加生动的呈现方式,感知历史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和时代魅力。

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灿烂文明生生不息。对于老祖宗留下的宝贵历史文物,我们始终要怀有温情与敬意,不但要精心守护好,还要完整地将它们交给后人,推动民族精神根脉绵延赓续,让中华文明薪火代代相传,这应是策划出版这本书的意义所在。